



当代哲学经典

*The Classics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马克思主义哲学卷 上

俞吾金 吴晓明 杨 耕 丛书主编
杨 耕 吴晓明 仰海峰 分册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卷(全二册)/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丛书主编;杨耕,吴晓明,仰海峰分册主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03-17312-9

I. ①当… II. ①俞…②吴…③杨…④仰… III. ①现代哲学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①B15 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3526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com

DANGDAI ZHIXUE JINGDIAN MAKESIZHUYI ZHIXUE JUAN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55 mm × 235 mm

印张: 65.5

字数: 75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96.00元(全二册)

策划编辑: 饶涛 祁传华 责任编辑: 曾忆梦 高玲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阅读策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发现，“平面化的阅读方式”愈来愈占据主导性的地位，即人们把愈来愈多的阅读时间和空间投放到互联网、手机短信或快餐式的纸质读物上，这些阅读对象使他们快速地了解各种当下发生的事件、现象和问题，而当他们的思想满足于在这类浅显的、平面化的信息中穿梭往来时，另外一种阅读方式，即通过对纸质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观察、分析问题能力的“纵深的阅读方式”却被边缘化了。

借用中国宋代思想家张载的概念来表达，如果人们想把自己的认识从平面化的阅读方式所达成的“闻见之知”提升到纵深的阅读方式所达成的“德性之知”，就有必要重新调整自己的阅读策略，给经典阅读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活生生的文化传统都是由一连串的经典构成的，就像珍珠项链是由一连串熠熠生辉的珍珠所构成的一样。与普通的著作比较起来，经典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们是一个个睿智的大脑独立探索事物真相的结晶，

它们蕴含着深邃的智慧和启迪人的思绪的伟大精神力量。一个人的思想要变得高尚，思维要变得敏锐，就必须通过对经典的眷顾与阅读，去朝拜那些隐藏在经典背后的永垂不朽的哲学大师。

编纂一套《当代哲学经典》，是我们由来已久的想法，因为这个肤浅的、吵吵嚷嚷的时代需要某种深邃的、宁静的思维来均衡，就像轻浮的船体需要用压舱石来均衡一样。毋庸置疑，《当代哲学经典》收录的都是当代哲学大师们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思索。一方面，这些经典性的选文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性的批判力，它们能让当代人的注意力从琐碎无聊的东西中摆脱出来，聚焦于精神自身的实质性的嬗变；另一方面，这些经典性的选文也为在思想上处于歧路亡羊状态的当代人指明了未来的走势和运思的方向。如果说，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我们经历了“9·11”恐怖事件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第二个十年的开端处正在经历“阿拉伯的茉莉花革命”和朝鲜半岛的军事危机，那么，今后我们还会遭遇到什么？毋庸讳言，我们应该从这些经典选文中汲取思索和解决问题的灵感。

从时间跨度上看，我们所理解的“当代”(contemporary)是指 1945 年以来直迄今天的这个时段。众所周知，1945 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引入这个年份作为界定当代哲学经典的起始点，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把哲学发展中的分期问题挂在政治学或军事学的腰带上，而是表明这是一个哲学演化新过程的起点。借用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概念来表达，20 世纪 40—60 年代确实表现为从现代西方哲学到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范式转换期。1945 年不仅是世界政治史、军事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年份。当然，哲学不同于数学，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年份加以分割，因而《当代哲学经

典》的各卷在编纂时都会程度不同地收录一两篇或若干篇 1945 年前出版的哲学经典，以表明当代哲学经典与现代哲学经典之间的在思想上的连贯性。当然，既然称之为《当代哲学经典》，各卷编纂的重点始终落在 1945 年迄今这个时段内。

从哲学经典分类的角度看，我们采用了地域分类、学科分类和内涵分类相结合的方法。如果说，《当代哲学经典》中的《西方哲学卷》和《中国哲学卷》体现的是地域分类的原则，那么，《科学哲学卷》、《宗教哲学卷》、《逻辑学卷》、《伦理学卷》和《美学卷》体现的则是学科分类的原则，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体现的则是内涵分类的原则。通过这种互补的、部分重叠的分类方法，使各卷的选文既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又获得了相应的灵活性。总之，多种分类方法的运用既确保了选家的独特眼光，又确保了选文的灵活性和互补性，从而比较客观地呈现出当代哲学经典的全幅画面。

为了使读者方便阅读《当代哲学经典》，各卷的卷首处都有“本卷选编说明”，而每篇选文前都有“作者简介”和“文本简介”，目的是使读者在阅读前准确地了解这些选文的出处、内容、价值和意义，以便迅捷地进入相应的阅读语境中。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经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只有经典能使我们告别浮躁和轻浮，回归深邃和宁静。让我们一起来阅读经典吧！

俞吾金

2013 年 9 月

本卷选编说明

本卷是《当代哲学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卷》，主要选编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经典文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现代历史实践中发挥着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并且，随着国外社会思潮的变迁，在学术上产生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其中，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和阐发，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和责难，也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所谓的“客观化”的学术研究。无论学术观点和思想立场如何，这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学术成果，作为对西方社会实践的理论回应，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体现出了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时代问题的诊断，因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国内对这些流派的介绍和研究，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新世纪以来，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过去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命名的各种研究对象，统统归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名义

之下。这一方面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身发展的整体脉络日渐清晰；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走向成熟。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选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这里，涉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可谓浩如烟海。因此，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确定了以下三个选编原则：一是尽可能概括、展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大体脉络；二是选取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作品；三是选取代表性人物研究根本性哲学问题的代表性论著。

从一般编年史的角度看，所谓“当代”，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问题在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渊源恰恰产生在一般编年史意义上的“当代”之前。这就是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思想出现的。其早期代表人物颇为一致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路上终止费尔巴哈的主导地位，力图使马克思直接衔接黑格尔，这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为了较完整地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我们在有限的篇幅内，首先选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的代表性作品，其次选取了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的重要作品。我们期待这个简略的选本，能够对整体性地研究和评价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在思想脉络和理论问题上发挥一种提示性的作用。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经典”是一个需要全面梳理、深入研究的哲学宝库。但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以及本卷篇幅的限制，我们只好把这一重要任务留给以后的著作了。

杨 耕 吴晓明 仰海峰

2013年9月

目 录

卢卡奇	/	1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	3	
柯尔施	/	30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	/	32	
葛兰西	/	59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	61	
霍克海默 阿多诺	/	102	
启蒙的概念	/	105	
霍克海默	/	146	
人的概念	/	147	
阿多诺	/	173	
主体与客体	/	174	
沃尔佩	/	191	
马克思主义对卢梭的批判	/	193	

- 萨 特 / 207
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 / 209
- 科西克 / 230
经济与哲学 / 232
- 施米特 / 293
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 295
- 弗洛姆 / 330
人的本性 / 332
- 沙 夫 / 349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异化 / 351
- 汤普逊 / 359
阶级意识 / 361
- 马尔库塞 / 404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 / 406
- 阿尔都塞 / 429
今 天 / 431

卢卡奇

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ács, 1885—1971), 匈牙利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1885年, 卢卡奇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1912—1917年, 主要生活在海德堡, 期间受到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韦伯的影响, 并且通过西美尔和韦伯间接地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这一时期, 其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美学和文学批评上, 被称作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时期”; 1918年, 加入匈牙利共产党; 1919年, 成为匈牙利共和国的人民教育委员, 共和国失败后, 逃到维也纳避难; 1919—1929年, 是其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时期, 这一时期被称作“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时期”或“救世主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1930—1945年, 在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潜心研究理论, 这一时期, 其总的思想倾向更接近于官方马克思主义立场, 因此往往被称为“斯大林主义时期”; 1945—1971年, 回到匈牙利, 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 1971年,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逝世, 这一时期, 其一方面继

续进行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以社会存在本体论、日常生活等新的理论范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因此被称作“批判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卢卡奇的主要著作有：《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青年黑格尔》(1948)、《理性的毁灭》(1954)、《审美特性》(1963)、《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其中，《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代表作。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论证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作用，并由此批判了“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选自《历史与阶级意识》，集中体现了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强调总体性的首要性，而辩证法仅仅是用来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并不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辩证法”；辩证法的中心内容就是论述历史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这种“主体—客体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过来的最宝贵的遗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无论在无产阶级圈子中还是在资产阶级圈子中都已成为反复讨论的对象。然而在美术界，对任何信仰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时髦。甚至在“社会主义”营垒中，对于哪些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哪些论点可以“允许”批评甚至抛弃而不致丧失被看作“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利，看法也很不一致。于是，不是对“事实”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而是对旧的、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现代研究“超越”了的著作像对圣经那样进行学究式的解释，在它们当中而且只是在它们当中寻找真理的源泉，便被认为越来越“不科学”。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来，那么对它最恰当的回答自然只是同情的一笑。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

* 选自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而且从来不是)这样简单地提出来的。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所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

—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个定义是如此重要,对于理解它的本质如此带有决定意义,以致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概念,就必须在讨论辩证方法本身之前,先掌握这个定义。这关系到理论和实践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在马克思最初批判黑格尔时所赋予它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的意义上。更重要的是需要发现理论和掌握群众的方法中那些把理论、把辩证方法变为革命工具的环节和规定性。还必须从方法以及方法与它的对象的关系中抽出理论的实际本质。否则“掌握群众”只能成为一句空话,群众就会受完全不同的力量驱使,去追求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样,理论对群众的运动来说就只意味着一种纯粹偶然的内容,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种使群众能够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必然的或偶然的行动、而不保证这种意识的产生与行动本身有真正和必然联系的形式。

在这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清楚地阐明了理论能够和实践有这种关系的条件。“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或者像他在更早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一旦认识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②。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只有当意识的产生成为历史过程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来自人的意志，但不取决于人的任意妄为，也不是人的精神发明的）所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时；只有当理论的历史作用在于使这一步骤成为实际可能时；只有当出现一个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正确认识社会这样的历史局面时；只有当这个阶级认识自身就意味着认识整个社会时；只有当这个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而且按这种方式，理论直接而充分地影响到社会的变革过程时，理论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条件——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才能成为可能。

这种局面实际上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而出现了。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③说明这种情况的理论同革命之间的联系绝不是偶然的，它也不特别复杂和容易误解。相反，这个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这个过程每个阶段在它当中被记录下来，因此它可以被概括和传播，被使用和发展。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② 同上书，418页。

③ 同上书，466页。

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

弄明白理论的这种作用也就是认识理论的本质，即辩证的方法。这一点极其重要，由于忽略了它，在辩证方法的讨论中已造成了许多混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述对于后来理论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些论述，认为它是经典也好，批评它也好，认为它不完整甚至有破绽也好，我们都必须承认在那里没有谈到这个方面。就是说，他把概念在辩证法中的形成方式与在“形而上学”中的形成方式对立起来；他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在辩证法中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对象)的僵化轮廓将消失；他认为，辩证法是由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矛盾的不断扬弃，不断相互转换，因此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但是他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因为这意味着未能认识到，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如果理论的这一中心作用被忽视，那么构造“流动的”概念的优点就会全成问题，成为纯“科学的”事情。那时方法就可能按照科学的现状而被采用或舍弃，根本不管人们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如何，不管现实被认为能改变还是不能改变。的确，正如马克思拥护者中的所谓马赫主义者所表明的那样，这甚至会更加加强这样的观点，即现实及其在资产阶级直观唯物主义和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规律性”是不可理解的、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至于马赫主义也能产生出一种同样资产阶级的唯意志论来，与此丝毫不矛盾。宿命论和唯意志论

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是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它们的问题从其本身考虑无法解决的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因此，“批判地”深化辩证方法的企图都必然导致肤浅平庸。因为任何一种“批判”立场总是以这种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分离作为方法论的出发点。而且它正是把这种分离当作一种进步，认为它给马克思方法的粗糙的非批判的唯物主义带来了真正的科学性，值得百般赞扬。当然，谁也不否认“批判”有这样做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它这样做，将背离辩证方法的最核心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恩格斯说：“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①马克思表述得甚至更明确：“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范畴表现……存在形式、存在规定……”^②

如果把辩证方法的这一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成为一个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伯恩施坦部分地由于他的没有受到任何哲学认识妨害的“不偏不倚”，反对辩证方法的声音叫得最响最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7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这里把这种方法限制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之所以造成误解，主要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作为范畴基础的现实中的历史变化是思想中的变化的根本原因等，并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中。可惜在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锐。然而他从这种想使方法摆脱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圈套”的愿望中得出的现实的政治结论和经济结论，却清楚地表明了这条路是通向何处的。它们表明了，如果要建立一种彻底的机会主义理论，一种没有革命的“进化”理论，没有斗争的“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中去掉辩证法。

二

这里立即就要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在所有修正主义著作中被奉为神明的所谓事实在方法论上有什么含义呢？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它们为革命无产阶级的行动提供指南呢？不用说，对现实的一切认识均从事实出发。唯一的问题是：生活中的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是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的情况下，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目光短浅的经验论者当然会否认，事实只有在这样的、因认识目的不同而变化的方法论的加工下才能成为事实。他认为，在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每一件素材中都能找到对他说来很重要的事实。他在这样做时忘记了，不管对“事实”进行多么简单的列举，丝毫不加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即使是在这里，事实就已为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所把握，就已被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联系中抽出来，放到一种理论中去了。比较老练的机会主义者，尽管本能地非常厌恶一切理论，还是很乐意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求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通过观察、抽象、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联系的办法。他们于是用这种理想的认识方式来对抗辩证方法的强制结构。

如果说这种方法乍看起来可取的话，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倾向于产生出一种非常迎合这种看法的社会结构。但是，正因